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十一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大雅

文王

孔氏正義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

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恐同之則毛意或當然求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維莫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

年求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何楷周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

其年與書傳不次事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雖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將詩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是六年稱王易緯稱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

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以爲六年始王也六年稱
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
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六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
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
固下注云我稱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
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
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
所征之地然則禡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

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

歐陽詩本義 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咻然附飾之遂爲世惑可不愼哉泰誓曰維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謹膺天命維九

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爲王毛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爲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不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爲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揚子所謂衆說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

疑遡實然攷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嘗文王之爲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鄭以爲受天命而王天下又訓天命之以爲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

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絕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爲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謂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爲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

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武成所謂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受命作周也其意謂天之命我周家實肇於文王之時矣若據其實跡而言之則文王未有天下乃武王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其曰君王則是文王生而稱王也此

亦非也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禮記之所謂君王史記之所謂田成子也乃後世之追稱也詩書之中追稱者甚多若以爲自稱則害理者多矣而小蘇亦曰虞芮質厥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爲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此亦鑿餔作詩者之意此詩之作乃在於成王之世何以知之詩中言無念爾祖則知其爲成王之時無疑矣

詩之所引商之子孫乃戒成王爾非文王之時商之子孫皆在文王之朝也小蘇之說亦然況其下乎唯蘇東坡游定夫辨之詳矣東坡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謂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擬議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烝發稱曰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安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定夫曰禮記大傳載牧野之文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用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自稱王殊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嘗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肯謂

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二公之言可
謂善為文王解紛矣
按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歐陽公於詩本義既
闢毛鄭之妄而於泰誓又著論以辨之尤堪正
前世諸儒之誤晁氏讀詩質疑曰歐陽氏謂文
王未嘗稱王是矣而謂文王未嘗受命改元則
非也書泰誓維十有三年春說者曰此武王即
位之十三年也今按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之終武王已八十三武王以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終即位僅十年不得十三年伐紂則所謂十三年者蓋據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武王未嘗有十三年也文王受命改元故書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若謂文王未嘗改元則文王即位共五十年何得云九年也司馬溫公稽古錄云文王

爲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又云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詩九十三皆與經傳合不知爲此說者皆惑於僞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於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公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公泰誓論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

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併其居喪稱十一年（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蔡傳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歐陽氏尚承其誤）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公之論蔡傳稱其最爲明著嚴思菴闢之過矣陳氏經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

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據此則引大戴禮文王十五歲生武王爲說者特誤也總之稱王改元皆文王所必無之事毛序云受命作周乃本作詩者追述之意而言爾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哉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於岐諸侯去殷之淫而與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𦭘文王之
德東萊詩記云熟味此詩信非周公不能作知
其爲周公作則稱王改元紛紛厖雜之說盡不
足辨矣今故錄孔氏正義以見諸儒聚訟之所
從起因取歐陽詩本義李黃集解正之而更爲
申其說如此侯于周服侯維也王肅云天旣命
文王則維服於周朱子集傳從之鄭箋云天已
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孔氏正

義云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术而美之耳非實事也其義亦通祼將于京謂微子也漢書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孟子引此詩趙岐注亦以爲微子助祭京師見於周頌所謂膚敏之士乃微子之徒也

大明

童子問　征伐木非和者之事而曰變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

按鄭箋云協和伐商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孔氏正義云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

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按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

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皆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歷廢滅劉歆作三統歷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

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

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應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伐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逢伯陵者

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晨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佐周是四助也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鄭孔之說後儒以爲衍益以其雜以讖

緯之學也武王伐商順天應人所謂燮也輔氏之說最爲明暢且詩咏周受命莫備於此詩自王季而太任而文王而太姒而武王而尙父見夫婦父子祖孫婦姑君臣天人之同德而八百年之祚以定首曰燮伐終曰肆伐和其心正以作其氣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之心與天合一燮伐之義見矣何必推求術數哉然其說亦可以資博覽故辨而存之

緜

呂氏讀詩記畢國之容雖備然太王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能蚍之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邠關之內鬱鬱葱葱騰蹄幅輳則混夷不待攘斥自奔頭鼠竄之不暇此周矣時人事之所必至也此章總序周家王業積施

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者如此

按朱子集傳問聞通聲譽也謂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鄭箋則云小聘曰問謂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不煩毀宇而義自暢故呂氏從鄭至箋謂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出聘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見文王之使者惶怖

鷩走逃入此柞棫之中則不如梟傳爲穩盡生齒漸繁歸附日衆疆理葺治木拔道通混夷自狹奔而遠去固不必盡泥聘問爲說也

棫樸

春秋繁露文王受天命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

共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
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
按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於郊祭無涉鄭箋
亦以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積薪以燎解薪槱
二字之義豈即本之舊子歟月令季冬乃命收
秩薪材以共百祀之薪燎所謂薪之也周禮大
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所謂槱之
也此詩下云奉璋峩峩正祭時之事則以薪槱

屬祭說固自可通但文王嘗曰未具祭天之禮雖見於詩者是類與肇禋皆祭天之事亦屬武王王天下後推論之辭不得以此爲文王受命而行王事也善乎孔氏之書曰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其說尤當至宋儒則誚斥漢人之說而并以序爲不足據矣

旱麓

鄭箋 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按以黃流爲秬鬯者謂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鬱金黃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王季受賜事亦見孔叢子序以受祇爲義鄭據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二十語遂謂豈弟君子指太王王季而以王季

受秬鬯之賜實之說近泥不如朱子集傳君子指文王爲得即以玉瓚黃流爲實事文王秉帳作牧當亦得受此賜矣

皇矣

朱氏詩辭頤 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嚴也求民之莫言其王季之公也彼夏商失道天之絶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脩定之於是而增大之

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按毛傳二國是夏殷四國是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朱子集傳從毛至訓耆爲老憎其式廓謂憎其爲惡浸大此維與宅謂與文王則鄭與毛同孔氏正義六十曰耆故耆爲老須待也謂待其改悔至老不變始憎惡之多方所謂天維五年須暇之子孫

意與此同程子曰周頌嘗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惜皆作增朱氏公遷曰致猶取也言其德爲上帝所取也朱子集傳從程子說而朱氏善發明之尤爲通暢與宅朱子指太王觀天作高山一詩下章正荒之之事毛鄭指文王非是

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倸按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事故

惠氏九經古義

謂之患夷患夷戎路鴟鴞革鞢夾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晉緌兆云今俾串通楷南仲訓爲毋與貫同棟按明堂位云崇兆貫兆大費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兆貫兆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夷無

駾矣

按毛傳串習夷常路大也孔氏云謂周世世習於常道得居是大位也鄭箋則以串夷爲西戎國名路應也文王伐混夷以應天也朱子集傳從鄭而以載路爲滿路而去說尤直捷蓋即所謂混夷駾矣者也至蘇氏詩集傳謂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來歸者載路而不絕覩毛雖較穩然不如訓爲國名之爲確也惠氏古義

允足羽翼鄭箋矣

呂氏讀詩記　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按不長夏以革朱子集傳未詳毛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說多難通惟讀詩記得之

靈臺

韓詩說 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食秋養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

五經通義 靈臺以觀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不同也南書引 主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鎮藝者何國之南附近辟雍依學宮也藏藝制度師說云積土增崇

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

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道

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

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

闕東以南半天子學故曰頖宮 藝文類聚引

按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二十里高二十

丈周四百二十步三輔舊事靈臺在豐水東靈

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圃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辟雍在長安西四十里孔氏詩正義云天子諸侯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日五十里朝行暮反也今准以黃圖所載方位道里多不合豈仿古制爲之而非其遺跡歟

下武

毛傳　武繼也

鄭箋　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按下武義自以毛鄭爲是蕭氏因五章繩其祖武毛傳云武迹也於下武武字亦訓作迹言先王既沒而其迹垂於後世者惟周爲盛嚴思菴從之然毛傳一訓繼一訓迹義各有當正不必以字同訓與爲疑朱子集傳云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改經文以就已說則誠如思菴所譏沈青崖云下武不上武也蓋武樂曰武象亦曰武武而不知其不尚武也說

甚新巧而於義亦未安王荊公謂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東萊謂下者繼上之詞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說似各出而義則仍不外乎毛鄭矣

生民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訾

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稷契皆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公司馬遷及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從其說鄭康成據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蓋高辛後世子孫之妃也若稷契皆帝嚳子如史記之說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而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

按馬融王肅以后稷為帝嚳之遺腹子說尤穿鑿朱子集傳姜嫄黃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從鄭箋也然則何以得祀郊禖

儀存禮俗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與

呂氏讀詩記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

農植嘉穀也

按書云播時百穀詩云誕降嘉種蓋后稷時始備百穀也而農時之節亦自稷始晉董氏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是也畎隴之法亦自稷始漢趙過云后稷始畎川是也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洽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畎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趙過之言本此蓋稷之為

功大矣及其後有天下冬至之郊稷以祀配天
祈穀之郊稷以功配帝食報之隆爲如何哉故
此詩始之以厥初生民而終之以后稷肇祀

行葦

忠氏九經右傳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倈案漢儒
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
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弗踐履方苞方體惟泥

握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
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
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按此詩卒章曰曾孫爲主毛傳云曾孫成王也
鄭氏講亦以爲成王時詩朱子從之而漢儒以
爲公劉之詩共立說皆似從序仁及草木句生
義朱子序辨則謂此序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呂
東萊亦謂自周家忠厚以下非此詩之義意講

師附益之辭益說詩家之不同如此

鳧鷖

孔疏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祭統言孫爲王父尸又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男尸必取同姓適孫女尸必使異姓適孫婦禮惟虞祭男女別尸旣祔則夫婦共尸象至祭外神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曰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祭天地山川得用公爲尸也

按旣醉三章曰公尸嘉告朱子集傳云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呂氏讀詩記則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說較集傳爲優此篇公尸旣與醉篇一也錢氏曰宗廟之稱公尸謂自祖紺以上弟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宜也而槩稱公者統於尊也發明

尤爲詳備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也杜氏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與孔所引太公爲尸召公爲尸之說異然詩所云公尸乃指先公非訓爲尸之人也故毛傳以爲燕宗廟之尸後儒莫不從之至鄭箋以在涇爲燕祭宗廟之尸在沙爲燕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爲燕祭天地之

尸在潨為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為燕祭七

祀之尸臆見曲說歐陽氏不義闕之不為過矣

民勞

范逸齋補傳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穆公名虎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公劉厚民也泂酌事天也卷阿求賢也國家大戒無出此三者其言類皐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稱厲王暴虐後傲國人謗王穆公曰

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犇彘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太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乃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尚以爲諫詩豈大於此變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懈非賢者能之乎

顧亭林日知錄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按序云刺厲王范氏從之而朱子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亭林謂停其說蓋是時王使衛巫

監謗道路以目故穆公微其辭託於戒同列實以刺王亦未可知但詩中無棄爾勞我雖小子王欲玉女等語從序者謂指王從朱者謂指同列似難強通然既託於同列以刺王自以指同列為是或日穆公賢而兼親何妨直致其諫不知厲王之無道極矣要其辭以陷於罪無補於君徒以甚君之惡彰純臣之心乎蕩亦刺厲王也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假上帝之蕩

蕩以為言後七章皆假文王之嘆商以寓意準是以觀板之一詩蓋亦託於同寮以刺王者耳朱子集傳未嘗不與序說相因也

板

顧亭林日知錄天之方懠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后湛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白居易云拱默保位

者爲明智柔順安身者爲賢能直言危行者爲狂愚
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
臣自國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
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
則職事廢於外强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
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
通於事變是以殿拔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
備而不行雖黜去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

曰有晝衆皆醉已獨醒則曰治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循循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脅肩之輩乎樂夫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按毛傳鄭箋皆從爾雅釋夸毗為體柔亭林特
暢其說朱子集傳云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
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似仍從傳說
為得

抑

段氏明删詩學 按此當是刺幽王之詩武公當厲王時年僅
幼稚不應作詩刺王若云非後追刺暴揚先王之惡
尤非臣子之義篇中於乎小子等語應是老成者指

之言計幽王距厲王幾百年矣武公為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追維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戒厲王之事以為幽王戒故序詩者以為刺厲王其實此詩之作在幽王時也

嚴氏簡詩質疑按此詩以為刺厲王者序說也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未為諸侯不應作詩刺王則序說未可據也以為追刺厲王者孔穎達之說也武公當幽王

平王時入爲卿士無緣顯揚先王之惡而追刺之詩文其在於今亦非追刺之詞則孔說未可據也以爲武公專以自警絕非刺王者朱子之說也考詩意乃託於自警以刺王其自警者即所以刺王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若專爲自警不必設爲我爾之辭朱子於小序多詆排之故其說如此是亦未可據也據史記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二年武公以宣王十四年即位而國語稱公年九

十有五於是乎作懿戒之詩以自警則此詩之作當在平王之世而詩中一則曰於乎小子再則曰於乎小子其非斥厲王可知而武公作已踰耄亦不得自稱曰小子其非求以自警亦可知也惟李迂仲以爲刺幽王而近世郝敬錢澄之力主之攷其時世似爲切合然詩傳無明文亦未敢以據定○又按小雅棠棣之詩周公傷管蔡而作也而左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曰周公

作詩召公歌之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是知賦詩誦古亦可云作據國語公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則是詩之作蓋已久矣意者是詩之作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以其言有可以自警故使人朝夕誦之至老而不衰序詩者即以此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棠棣之詩之類未可知然亦未敢臆定也

按韓詩翼要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不專謂刺厲王也王逸楚辭章句曰詩人怨主刺上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此為切补說中鑒曰衛武公箴戒於朝不專刺自警也史記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平王十四年卒國語謂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則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嚴氏之說殽是篇中所陳昏亂之事或屬厲或屬幽皆不

過陳往事以戒今王猶蕩借文王咨殷商以明鑒非追刺之謂王謂專以自警則於王朝無與不應侯國之詩登之大雅益諷王而兼以自戒無疑也

崧高

王氏困學紀聞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曰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以爲賦以御北方盡楚得申呂而始強茲所以爲周室之所翰蔽漢地里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

閩云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宛國曰宛縣申伯

圖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恐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藍父與甫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合箋傳愛奇之過也

按鄭箋甫甫侯也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作書

呂刑孔安國注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
甫尙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
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說詩者乃從鄭禮
記注以甫爲仲山甫或疑申國也甫氏也稱名
不類則又爲之辨曰古文變化不拘與稱稷契
契名也稷官也漢稱絳灌灌姓也絳邑也亦徒
形其辭費矣又按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
仲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蓋周公之後也故

下黍氏詩曰纘戎祖考漢杜欽傳山甫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注云韓詩薛氏謂鄭注禮記出此
恐未可據

惠氏九經古義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𨒪從丌丮丌音基丮音戟今作𨒪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也說文云𨒪者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丌從丮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丌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

作迓此傳爲之誤

按鄭箋近辭也朱子集傳從之徐氏光啓曰辭語辭也孔疏嘆而送之往去矣此王舅也近已其辭相近不知近字即迓字毛詩正引說文以正其誤與毛鄭解義恰合蓋彼其之子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圃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太叔于田詩也有作迓字者是詩是也往迓猶言往矣所謂語辭也李厚菴云往保南土王舅

是近徐退山云往近連介圭言此圭自王錫之往與王舅朝夕相近以保南土或又謂南方諸侯近申伯以自保此皆强為之說不如舊說為安

烝民

孔疏天生衆民有性有情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情謂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左傳

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也性本五行者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情本六氣者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人之性情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也

按陳氏櫟之言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物也理以成性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惟性秉此彝故情好此德說亦明暢

荀子　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至精而妙於天地之間者德也詩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

按顧亭林日知錄曰德輶如毛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此言爲能與昔人之言相發明至中庸以毛猶有倫推極於上天之無聲無臭則化而不可知之境并不得以舉言矣劉氏瀋曰騏驖曰輶車亦取其驅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

韓奕

日知錄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為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

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為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地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

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若韓在河東東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唯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

按左馮翊即同州（皇輿表今屬西安府隸陝西）故朱子集傳直云梁山在今同州韓城縣從鄭箋也至燕師所完則又從王說爲召公之國此所以有不教

本土人幾又別處發入來之疑也詎知地里舛錯王鄭二說固不可通乎困學紀聞於溥彼韓城二句亦以肅說爲長於山宿于屠句謂毛傳不言所在引潏水李氏以爲同州郃谷卽說文左馮翊郃陽亭是此則韓侯入覲之後求出屠境暫行止宿之地或卽同州之郃陽亭殆不可知或曰屠卽杜也杜伯之國也漢有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則不免改字之繁矣 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

郇城韓嚴氏謂朱子本此為說

錢氏用聞詩學宣王命召伯營謝以經略南方命山甫城齊以鎮撫東國此命韓侯為北國伯所以備玁狁也中興制禦之大計如此

按序云能錫命諸侯朱子辨說云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何足為美然序乃就厲王後言也程子曰夫豈以是為盛哉厲王時王室衰微諸侯肆志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為可

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其言得序意矣且統觀崧高烝民韓奕三詩氣象濶大規模宏遠命申伯以懷南諸侯命樊侯以懷東諸侯命韓侯以懷北諸侯亦安得謂非中興之盛烈乎

江漢

孔疏 召穆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嚴氏詩緝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命皇父平淮北之夷南方之役至再至三必東土平然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係於大雅之末也

按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東夷盛遂分遷淮

佁澌居中土周公征之定東夷厲王時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討而平之蓋淮夷之爲中國患舊矣然其地分南北江漢之所伐在揚州淮南之夷也若屬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常武之所伐在徐州淮北之夷也魯僖公所伐即此若屬淮南則不得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矣竹書紀年云宣王六年召穆公率師伐淮夷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時蓋二

師並發也淮南北勢相犄角我分道並山合彼

犄角之勢不能相應此行師之道也

呂氏讀詩記 按江漢合流之處夫淮夷絕遠或者脩江漢

之師以伐之歟○按林氏事要云古者徵兵不出所

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

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之使

又各從其方之便其言與詩記相發明鄭箋謂於水

上命將帥遣士卒孔疏謂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

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疑於事情不合

韓詩外傳曰召祖命予小子命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也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斧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按毛傳云九命賜圭瓚秬鬯蓋錫命以此爲極

隆也秬鬯以鬱鬯異鄭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春官鬯人注秬鬯不和鬱者蓋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卽已明其不相雜矣鬱鬱金香草也以鬱煮酒謂之鬱鬯以秬煮酒謂之秬鬯毛以鬯爲香草固非而謂築合煮而鬱之曰鬯亦非也故說詩者多以箋說爲長

朱子集傳作召公考天子萬壽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

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勤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邦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邦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

按此章首三句詩人但作已意以述其事下五句則述其勤銘之詞蓋緣介晦而進之以不已因武功而勤之以文德勤諸廟器以永効其祝頌之意也鄭箋云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

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年以下是也嚴思菴讀詩質疑用之而以朱子集傳爲無據夫必求其有據則鄭氏以天子萬壽以下五句爲康公答成王之詞果何所據乎余謂集傳之說於考字義理較洽

瞻卬

錢氏田間詩學此詩次江漢常武之後有深意焉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所謂哲夫指召虎仲山甫皇父休父之屬也以諸臣經營十數年而不足以喪姒一笑滅之而有餘凡伯同姓世卿蓋惻乎其言之矣

按國語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言其禍猶兵也幽王嬖褒姒其傾城也固矣況小人用事於外奄人用事於內其相倚而爲奸者更多於褒姒乎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蓋備著其致亂之由也凡伯周之世卿或謂即

厲王時之凡伯非也板之詩曰老夫灌灌是凡伯作詩時年已老矣豈能至厲王時尚存耶

召旻

鄭箋 昏椓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

按此即上章婦寺之寺也毛鄭訓寺爲近言惟近愛婦人歐陽公本義云寺寺人也此昏椓乃其明證朱子集傳於婦寺句從歐陽於昏椓句則以爲昏亂椓毀之人似不如從鄭箋爲一貫

矣

嚴氏詩緝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按毛傳潰遂也孔疏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故以潰為遂鄭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則不免改字矣

詩說考畧卷十一終